

四季都有儿童节

刘天翼

又是一年儿童节,重返记忆深处,看看当年喜欢的动画,观感已大不相同,但那份盎然的兴致依旧。再翻看古代那些妙趣横生的儿童诗词,在这些出自鼎鼎有名大家之手的诗词里环游,仿佛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到过去。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白居易的这首《池上》,有景色、有行动、有心理描写,一个天真幼稚、活泼淘气可爱的小娃娃形象,跃然眼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词作《清平乐·村居》,把孩子们活跃的生活生活描写得惟妙惟肖,兴趣盎然。大文豪苏轼也在《守岁》中描述过孩子们欢乐过大年的场景:“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古代儿童具体玩些什么?从流传至今的文物中,可以窥见一斑。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粉彩婴戏瓶,画着一群眉清目秀、雪白粉嫩的孩童敲锣打鼓、燃放爆竹的嬉戏景象。还有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青花婴戏纹碗,画了20个小儿游戏于庭园中,姿态各异,活灵活现。

从晋代开始,儿童

形象已被纳入绘画、陶瓷制品,甚至家具等题材中。婴戏纹,又被称为儿戏纹或童戏纹,更是成了最为常见的传统纹样之一。婴戏纹以孩童玩耍为题材,充满童趣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两代彩瓷的婴戏纹,从最初的一两个孩童玩耍发展到百子嬉戏,做到了千人千面、神态各异。

其实,古代并没有专门叫作儿童节的节日,但很多传统节日,都可以看作是孩子们的节日。

上巳节可以看作古代的春季儿童节。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被称为上

巳节,汉代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论语》里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三月,到沂水沐浴临风,风乎舞雩,这里描述的就是古代过上巳节的场景。不难看出,在庆祝节日的人群中,儿童们跟着大人们来到河边,洗浴去灾,学习褻褻之礼,做完了,玩痛快了,唱着歌儿回家。如今,上巳节已被部分学者称为我国流传至今的儿童节。每到三月初三这天,很多地方会举办和儿童相关的节日活动,让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一起体验富有中国特色的儿童节。

端午节可视为夏季儿童节。农历五月初五,一大早,大人们就会为孩子们系上五色绳、挂上香包,并在房前屋后悬挂艾蒿,以求祛除五毒、瘟疫和疾病,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孩子们则系着五彩丝线和漂亮的香包出去玩耍,赏龙舟、放纸船、斗百草、抽陀螺、看皮影……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节日娱乐活动。端午节这天,大人们忙着插菖蒲、熏苍术和喝雄黄酒,孩子们则吃着粽子,跟小伙伴们结伴玩耍,充实又快乐。

中秋节是秋天的儿童节。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谓是极致享受,是一个可

以敞开了肚皮“吃吃吃”的节日。可以吃月饼、玩兔儿爷、放天灯、斗蛐蛐,还能赏月闻桂花。兔儿爷是泥塑的兔子,有扮成武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的,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制作得巧妙而精致。有记载:“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中秋节的节日精神就在于家庭团圆,全家人一起团聚、赏月、吃月饼。但让节日变得欢快而有意义的,其实还是孩子们。

除夕是冬季的儿童节,也是孩子们的快乐大收官。学堂会放假,家长给添置新衣,可以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可以放鞭炮、逛集市、打灯笼,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大年三十儿,孩子们不仅有新衣服穿,还有压岁钱拿。“除夕夜,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这一天大人们团团围坐守岁,孩子们也不会被催着早早睡觉,可以跑到街巷上放鞭炮。“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热闹非凡。

虽然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儿童节,但只要有了孩子的节日肯定就少不了专属儿童的乐趣。古代儿童节并不仅仅指某一天,而是跨越了一整年,上巳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还有更多的节日里,人们都会给孩子们留出专属的欢乐空间,让他们体会独特的节日氛围。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脸面

付桂秋

父亲当年是个帅小伙儿,一件不起眼的衣服,只要他一上身,立刻就是另一番景致了。母亲还特别爱捣捣父亲,连工作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给他熨烫衣服的次数比自己都多。她说你爸在外接触人多,必须注意形象,不能亏了这副衣裳架子。

父亲会拉二胡,是单位宣传队文艺骨干。因为他身板溜直,浓眉朗目,经常演话剧的主角。

我想,母亲嫁给这样的丈夫是既幸福又骄傲的,优秀才让人艳羡嘛,所以才更爱打扮他,夫妻感情也就更好。要知道母亲可是富裕人家的独生女,又比父亲文化高,她就那样甘心地把低身价伺候父亲。

记忆里,出门时的父亲,夏天总是白色上衣浅色裤子,皮鞋擦得锃亮,身上没一个水点儿。就连到了冬天,父亲的毛衣里也常穿着白色衬衣,人就显得格外清爽干练,与众不同。好像那时母亲每天都洗衣服,增白皂用了一条又一条。

父亲穿戴好要出门时,常会看着母亲笑。母亲有时会撇撇嘴,给他一个不稀罕的白眼,等他骑车出去了,她却对着父亲的背影看了又看。

退休后的父母虽说头发都已花白,但精神饱满,常一起带着孙辈出去玩。他们在家务上分工明确,母亲负责打扫房间,洗洗涮涮,父亲负责出外采购。至于做饭,是谁有心情就谁做,或看当天买的菜谁做得好吃就谁做,偶尔两人还出去潇洒一顿。

那个周末我们都回去看父母,父亲换好衣服又要去买东西。出门前他故意当着母亲面挺挺腰板儿,一脸得意。母亲就不屑地说:“看你爸,这么大岁数了还臭美呢。”

我说:“看我爸这身材,背不驼肚子也不大,跟小伙子似的。这都是你给保养的嘛。”

母亲少有的眉眼含笑,说:“人家长了副好皮囊嘛。你们也别光顾着打扮自己,要知道丈夫的形象是妻子的脸面,两人是彼此的镜子。女人管钱可以,但男人手里也不能空着,否则在外面抬不起头。”

后来母亲得血栓卧床,再不能照顾父亲了,父亲脱下衣服就自己洗出来。他俩都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我们姐妹只是赶上了才给他们洗衣服。

开始那段时间,母亲还笑父亲干活笨,说他衣服洗得不干净。父亲就把脱下的白衬衫先用洗衣粉泡,再打一遍增白皂,衣服就洗得清清爽爽了。

后来母亲身体一直不见好,脸上便浮现了愁云。她含糊地对父亲说:“你以后,别再穿白衬衫了,换成深色的,也少挨点累。我的内衣也不用天天换。”

父亲却说:“我也不上班,没点事儿干哪行啊,这洗衣服就当锻炼身体了,挺好。你别整天躺着瞎琢磨,心静才能养好病。等你好了能站起来那天,我不抢你风头,这活儿还归你。”

父亲除了做饭、喂母亲吃饭外,怕她生褥疮,还每天给母亲擦身子,换干净衣服。收拾好家,他还干脆每天骑车出去采购,顺便到公园象棋摊坐坐,只是时间比以往短了许多。在外面他快乐不减,依然和左邻右舍大声说笑。

夏天傍晚,父亲总是把母亲推到院子乘凉,常会坐她身边拉二胡,有时还气运丹田,冲着母亲亮开嗓门儿——“穿林海,过草原,气冲霄汉……”声音洪亮高亢,溢出庭院老远。

母亲安详地坐着,无声地望着父亲,眸子中波光粼粼。

我想,那时他们的灵魂应是跨越时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一个周末回家,我无意中听到邻居王姨和李姨小声嘀咕:“谁都白扯呀。那要强的人,这一倒下也就完了。你看老田头儿,一天天该美还美,一点儿不愁。”李姨打个唉声迎合道:“可不嘛,天天捋得溜光水滑儿,东一趟西一趟的,一点儿没耽误他闲逛。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顾各呀……”

见儿女们都回来了,父亲就又换好衣服,骑车出去了。

我把听到的议论偷偷讲给两个姐姐,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决定得跟父亲谈谈了。

当晚,在另一个房间,我们刚一提及外面的闲言碎语,父亲的神情就黯淡下来了,整个人瞬间苍老许多。那样子让人实在心疼,我们就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缓缓地说:“你妈总说人活精气神儿,如今她有心无力了,我得替她挑起这个心气儿,让这个家有活力呀。她是最讲脸面的人,刚结婚时嫌我邋遢,就总变着法儿捋我,说夫妻是彼此的脸面,从男人身上就能看出妻子勤快不勤快,家庭和和睦睦不和睦。”

父亲长长舒出一口气,又道:“我呀,就算咋不爱动,也得收拾得得体体面面地出去走走。我得让别人看着,咱老田家虽然女主人病倒了,这个家却没垮。我不能给你妈丢脸哪……”

旅途

(组诗)

大可

日照金山

横亘在大路尽头的
是绵延无边的群山
层次分明
靠前的山峦
被金色的夕阳反复盘磨
时间的封釉,湿润,饱满
金光闪闪
人们纷纷打卡
那倾泻的光芒
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承受的
无限的爱和温暖
替我们默默地,轻拂疼痛和伤口

在青龙山

松树,蒙古栎,黄檗树
争先恐后上山
大小石头,排着队
背着上山的人,一步步登顶
群鸟扛着摇晃的鸟鸣
从山谷中飞出
所有离去的事物
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偶遇
放眼皆是辽阔的明亮
更高处,那片悬浮的灰云
变得洁白,轻松地飞翔

飞越南山

南山是凤凰的左翼,映山红的故乡
二丫在山那边,在小路另一半

等我走过去,挽起童年的时间
仿佛压弯了树枝的苹果果
依旧挂满笑容

鸟鸣清脆,水声穿过青雾,牛羊同时清嗓
早起的人,背出一筐鲜嫩的露水

核桃树,桑葚,栗子树,一步一点头
新娘出嫁,一块红布蒙住鱼的眼睛

被北风热高的河床,响起了奔跑的脚步声
盘旋在高空的鹰隼,绕着炊烟祈福

成群结队的柞树,封好信笺,写下收件信息
等待春风破茧,化蛹成蝶,飞越南山

正是夏韵悠扬时

孙成文

探访夏天

醒来时,窗外的风突然绿了,那阵风毫无顾忌地把我拉到外面,我的心绪开始出走。情愿这样被牵引,脚步随着心绪随着风,从容而又迫切,向着绿色深处,一个美丽的角落。

在看不见的幽静里,有兼程的音韵响起,牵挂正深入雨声,安然地打坐。

沐浴着一片绿色的声音,一只鸟掠过了我的想象,清脆的啼鸣落在了地平线上,那些拉扯心灵的情绪,开始茁壮地生长。

一枚叶子远离童话,亲近一片葱茏,那个飘落梦里的幻象,生动着风的眼睛,这个夏天卷入了绿风里,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绿,不能自己地弥漫着绿;风,情有独钟地覆盖着风。

一朵花,更像温柔的眼睛,闪烁的光影,蕴含笑意也脉脉含情,嘹亮悦耳的鸟鸣,醒目初夏的背景,虚掩的心扉在阳光下,为钟情者所敞开。

在生动中吐露鲜美,披挂一身的晶莹,思绪已成飞扬的流苏,把真实逼近了真实,让梦幻更趋近于梦幻,迷离的色彩炫目,袒露的芬芳撩人。

徜徉你的开放里,有向往的情怀诉说;徘徊你的花色中,有憧憬的美丽留白。镜头抓紧了你的芳容,心头留驻的花期永恒。

槐香悠悠

槐花的甜香包裹着六月,我在它的中央想起朋友,想起曾与我共享那一串串洁白的情缘。在六月,我总会看见那白色的甜香,正慢慢升腾起一种影像,飘逸在我思想的天空。

我的眼睛里满是甜香,我的耳朵里亦是甜香,我的血液里依然注入着甜香,甜香是我唯一的呼吸,沿每一根神经,漫漫周身。我思念着甜香,铺满我们走过的每一条小径;我思念着甜香,芬芳我们悠然的歌;我思念着甜香,弥漫那夜沉醉的月光。

后来,时间把槐花的甜香,嫁给思念,以后的每一个六月,空气中有一种情绪,繁茂生长。

穿越雨季

沉睡的草种在一场雨中萌动着开启了曾经的门窗,缓缓地苏醒后便急切地探头,在六月里娓娓道来若干个平淡的故事。

谁听见清晨的鸟鸣与正午的阳光弹拨的音律,谁目睹过午后树荫的高度和黄昏蒙蒙的雾霭,和这一切相关的人或者是与非,不经意地穿越六月,穿越雨季。

是树的执着在泥土的温柔中深扎一个个的憧憬,虚幻而又真实的梦境抖落在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正旺盛的目光望着千百年的一次次轮回。微风轻轻靠近了一张充满甜美而又幸福的脸,疯长的不仅仅是树的高度还有草的怀想。

那些披满六月真实的语言和树叶眼睛般深情的回眸,为毫不掩饰的情意在一场蒙蒙细雨中做了深刻的诠释。雨是自然对自然的情衷,是自然对自然的报答,树知道,草知道,透过一丝云缝的苍天也知道。

没有慷慨的信誓作为六月的见证,没有陈词的承诺开启雨季之门,相伴的是灵魂里被刻刀镂下的一处痕迹,记录着雨雾中的树与花儿喃喃的絮语。大自然是永久真实的见证,只要寻访那一棵树或草,每一个枝叶都会把一些心动的往事,聚焦在六月的底片上。

仲夏思绪

看树的声音隐藏在仲夏深深的褶皱里,显性的叶子不由自主地伸出秀气的手足,呼吸炙热,传递婉约,淹没了豪放,雨没有停止的脚步逼近了谁的耳朵,灵动的眼神一直在夏天之后的等待中或歌或吟。

鸟是树的天使,被仲夏的每一级台阶注释,树是鸟儿在雨季迷人的亮相,前后呵护的景象,情不自禁地由我做这样江郎才尽的比方,选择权毫无悬念地交由远方,交给这个雨痕浙沥、夜痕妙曼缠绕的夏天。

键盘敲击着诗歌的每一个字符,从午后的雨滴中被轻轻地剥离,诗歌纯粹的声音从虔诚的眼神流进流出,从未惊动夏日迷茫之后清晰的目光。

这些安安静静声音蹲守在仲夏的空间,把一束触摸的目光聚焦在无垠的视野中,做一次深刻的准备然后隐形飞翔,让仲夏后开始的穿越定格于地久天长。

夏日乡村

一条清溪,我从没有像寻根一样找寻你的源头,我看见的是你从一丛碧林中,蜿蜒而来清澈而来而嘹亮而来。那些或高或矮的树,那些或密或疏的草,那些或红或黄的花,在你清灵的眼神中,缭乱纷呈。那个夏日,那些往来翕忽的鱼儿,总是在你清亮亮的梦中,不停地谈论欢乐的话题。你流淌着洁净的旋律,和着几声戏水的尖叫,荡去疲惫也荡去尘埃,洗濯出乡村的古朴与文明。

遥望田野,喜欢站在制高点上,看夏日把一床绿色的大被,将整个田野铺盖得严严实实。我动容于这一整片一整片的墨绿啊,那是我的乡村最夺目最引以自豪的颜色。看烈日下的田野,不断地被蒸腾,那一大片的绿,涌动着急望和追求。蒙蒙的烟雨中,它们的亮度在步步逼近,那不断被吸吮的厚度,遮住了怎样的望眼欲穿。那一片被我久久俯视的田野啊,在沉默中掩藏不住生机盎然,掩藏不住我的乡亲父老,一个个殷实丰硕的梦。

徜徉清晨小院的风情,光线有了亮度的时候,露珠晶莹着绿色的黄瓜紫色的茄子,还有黄白红三色月季的点缀。伸展一下腰身呼吸一次清新,唾手可得一根鲜嫩的黄瓜,那脆生生的咀嚼,伴着满口绿色的汁液,流淌周身。清爽在这样无数个夏日的早晨,惬意于这样满目芳华的晨露,身,说不尽的舒展;心,写不完的爱恋。

